

鲁迅著作分类全编

甲编三卷

略论中国人的脸

关于国民性

鲁迅 著

陈漱渝 王锡荣 肖振鸣 编

鲁迅

鲁迅著作分类全编

甲编三卷

略论中国人的脸

关于国民性

鲁迅著

陈漱渝 王锡荣 肖振鸣 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略论中国人的脸 / 鲁迅著 ; 陈漱渝, 王锡荣, 肖振鸣编. — 广州 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9. 7

(鲁迅著作分类全编)

ISBN 978-7-218-13442-0

I . ①略… II . ①鲁… ②陈… ③王… ④肖… III . ①鲁迅杂文—杂文集 IV . ① I210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56164 号

LUELUN ZHONGGUOREN DE LIAN

略论中国人的脸

鲁迅 著 陈漱渝 王锡荣 肖振鸣 编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：肖风华

特邀策划：房向东

责任编辑：严耀峰 马妮璐

责任技编：周杰 易志华

装帧设计：周伟伟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204 号 2 号楼（邮政编码：510300）

电话：(020) 85716809（总编室）

传真：(020) 85716872

网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：23.5 字数：282 千

版次：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4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（020-85716808）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：(020) 85716826

目 录

- 001 · 破恶声论
- 012 · 军界痛言
- 013 · 随感录三十三
- 018 · 随感录三十七
- 020 · 随感录三十八
- 024 · 随感录三十九
- 027 · 随感录四十三
- 029 · 关于《拳术与拳匪》
- 034 · 随感录五十四
- 036 · 随感录五十六 “来了”
- 038 ·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
- 039 ·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
- 041 · “生降死不降”
- 043 · 事实胜于雄辩
- 045 · 为“俄国歌剧团”
- 047 · 无题
- 049 · 即小见大

- 051 · 说胡须
- 056 · 论照相之类
- 063 · 烽火五则
- 064 · 论辩的魂灵
- 067 · 夏三虫
- 069 · “碰壁”之后
- 075 · 杂忆
- 081 · 补白
- 088 · 论“他妈的！”
- 092 · 论睁了眼看
- 097 · 从胡须说到牙齿
- 106 · 学界的三魂
- 110 · 一点比喻
- 113 · 无花的蔷薇之二
- 118 · “死地”
- 121 · 可惨与可笑
- 124 · 无花的蔷薇之三
- 128 · 新的蔷薇
——然而还是无花的
- 132 · 略论中国人的脸
- 136 · 通信
- 142 · 反“漫谈”

- 145 · 忧“天乳”
- 148 · 某笔两篇
- 151 · 谈所谓“大内档案”
- 158 · 《某报剪注》按语
- 161 · 拟预言
——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
- 164 · 太平歌诀
- 166 · 铲共大观
- 169 · 《这回是第三次》按语
- 171 · 复晓真、康嗣群
- 173 · “皇汉医学”
- 176 · 书籍和财色
- 178 · 以脚报国
- 181 · 沉滓的泛起
- 184 · 新的“女将”
- 186 · 宣传与做戏
- 188 · 知难行难
- 190 · “智识劳动者”万岁
- 192 · “非所计也”
- 194 · 今春的两种感想
——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
- 198 · 逃的辩护

- 200 · 观斗
- 202 · 崇实
- 204 · 赌咒
- 206 · 颂萧
- 212 · 《萧伯纳在上海》序
- 215 · 伸冤
- 218 · “以夷制夷”
- 225 · 新药
- 228 · 关于女人
- 231 · 真假堂吉诃德
- 234 · “多难之月”
- 236 · 保留
- 239 · 再谈保留
- 241 · “有名无实”的反驳
- 243 · 不求甚解
- 246 · 推
- 248 · “蜜蜂”与“蜜”
- 250 · 二丑艺术
- 252 · “抄靶子”
- 254 · “吃白相饭”
- 256 · 华德保粹优劣论

- 258 · 辩“文人无行”
- 260 · 智识过剩
- 262 · 沙
- 264 · “推”的余谈
- 266 · 中国的奇想
- 268 · 祝《涛声》
- 271 · 踢
- 273 · “揩油”
- 275 · 爬和撞
- 277 · 娘儿们也不行
- 280 · 帮闲法发隐
- 283 · 新秋杂识（二）
- 286 · 同意和解释
- 289 · 打听印象
- 291 · 黄祸
- 293 · 冲
- 295 · 外国也有
- 297 · “滑稽”例解
- 300 · 青年与老子
- 302 · 上海所感
- 306 · “小童挡驾”

- 308 · 偶感
- 310 · 论秦理斋夫人事
- 313 · “……”“□□□□”论补
- 315 · 玩具
- 317 · 水性
- 319 · 算账
- 321 ·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
- 325 · 迎神和咬人
- 328 ·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
- 330 · 说“面子”
- 333 · 运命
- 336 · “骗月亮”
- 338 · 论“人言可畏”
- 342 · “靠天吃饭”
- 344 · 内山完造作《活中国的姿态》序
- 347 · 难答的问题
- 349 · 登错的文章
- 351 · 我要骗人
- 356 · “立此存照”（三）
- 361 · “立此存照”（四）
- 363 · 半夏小集

破恶声论

本根剥丧，神气旁皇，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，而举天下无违言，寂漠为政，天地闭矣。狂蛊中于人心，妄行者日昌炽，进毒操刀，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，而举天下无违言，寂漠为政，天地闭矣。吾未绝大冀于方来，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。内曜者，破黩暗者也；心声者，离伪诈者也。人群有是，乃如雷霆发于孟春，而百卉为之萌动，曙色东作，深夜逝矣。惟此亦不大众之祈，而属望止一二士，立之为极，俾众瞻观，则人亦庶乎免沦没；望虽小陋，顾亦留独弦于槁梧，仰孤星于秋昊也。使其无是，斯增歆尔。夫外缘来会，惟须弥泰岳或不为之摇，此他有情，不能无应。然而厉风过窍，骄阳薄河，受其力者，则咸起损益变易，物性然也。至于有生，应乃愈著，阳气方动，元驹贲焉，杪秋之至，鸣虫默焉，蠓飞蠕动，无不以外缘而异其情状者，则以生理然也。若夫人类，首出群伦，其遇外缘而生感动拒受者，虽如他生，然又有其特异；神畅于春，心凝于夏，志沉于萧索，虑肃于伏藏。情若迁于时矣，顾时则有所迁拒，天时人事，胥无足易其心，诚于中而有言；反其心者，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。其言也，以充实而不可自己故也，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，以波涛

之作于脑故也。是故其声出而天下昭苏，力或伟于天物，震人间世，使之瞿然。瞿然者，向上之权舆已。盖惟声发自心，朕归于我，而人始自有己；人各有己，而群之大觉近矣。若其靡然合趣，万喙同鸣，鸣又不揆诸心，仅从人而发若机括；林籁也，鸟声也，恶浊扰攘，不若此也，此其增悲，盖视寂寞且愈甚矣。而今之中国，则正一寂寞境哉。乃者诸夏丧乱，外寇乘之，兵燹之下，民救死不给，美人墨面，硕士则赴清冷之渊；旧念犹存否于后人之胸，虽不可度，顾相观外象，则疲荼卷挛，蛰伏而无动者，固已久矣。洎夫今兹，大势复变，殊异之思，淑诡之物，渐渐入中国，志士多危心，亦相率赴欧墨，欲采掇其文化，而纳之宗邦。凡所浴颢气则新绝，凡所遇思潮则新绝，顾环流其营卫者，则依然炎黄之血也。荣华在中，厄于肃杀，婴以外物，勃焉怒生。于是苏古掇新，精神闳彻，自既大自我于无竟，又复时返顾其旧乡，披厥心而成声，殷若雷霆之起物。梦者自梦，觉者是之，则中国之人，庶赖此数硕士而不殄灭，国人之存者一，中国斯侏生于是已。虽然，日月逝矣，而寂寞犹未央也。上下求索，阒其无人，不自发中，不见应外，颛蒙默止，若存若亡，意者往之见戕贼者深，因将长槁枯而不复菀与，此则可为坠心陨涕者也。顾吾亦知难者则有辞矣。殆谓十余年来，受侮既甚，人士因之渐渐出梦寐，知云何为国，云何为人，急公好义之心萌，独立自存之志固，言议波涌，为作日多。外人之来游者，莫不愕然惊中国维新之捷，内地士夫，则出接异域之文物，效其好尚语言，峨冠短服而步乎大衢，与西人一握为笑，无逊色也。其居内而沐新思潮者，亦胥争提国人之耳，厉声而呼，示以生存二十世纪之国民，当作何状；而聆之者则蔑弗首肯，尽力任事惟恐后，且又日鼓舞之以报章，间协助之以书籍，中之文词，虽诘讟聱牙，难于尽晓，顾究亦输入文明之利器也。倘其革新武备，振起工

商，则国之富强，计日可待。预备时代者今之世，事物胥变易矣，苟起陈死人于垄中而示以状，且将唇惊乎今之论议经营，无不胜于前古，而自憾其身之蚤殒矣，胡寂漠之云云也。若如是，则今之中国，其正一扰攘世哉！世之言何言，人之事何事乎。心声也，内曜也，不可见也。时势既迁，活身之术随变，人虑冻馁，则竞趋于异途，掣维新之衣，用蔽其自私之体，为匠者乃颂斧斤，而谓国弱于农人之有耒耜，事猎者则扬剑铉，而曰民困于渔父之宝网罟；倘其游行欧土，偏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，则再拜贞虫而谓之文明，且昌言不纤腰者为野蛮矣。顾使诚匠人诚猎师诚制束腰道具者，斯犹善也，试按其实，乃并方术且非所喻，灵府荒秽，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。故纵唱者万千，和者亿兆，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；而鸩毒日投，适益以速中国之隳败，则其增悲，不较寂漠且愈甚与。故今之所贵所望，在有不和众器，独具我见之士，洞瞩幽隐，评隲文明，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，惟向所信是诣，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毁之而不加沮，有从者则任其来，假其投以笑侮，使之孤立于世，亦无惧也。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，发国人之内曜，人各有己，不随风波，而中国亦以立。今者古国胜民，素为吾志士所鄙夷不屑道者，则咸入自觉之境矣。披心而噉，其声昭明，精神发扬，渐不为强暴之力谲诈之术之所克制，而中国独何依然寂漠而无声也？岂其道弗不可行，故硕士艰于出世；抑以众讟盈于人耳，莫能闻渊深之心声，则宁缄口而无言耶。嗟夫，观史实之所垂，吾则知先路前驱，而为之辟启廓清者，固必先有其健者矣。顾浊流茫洋，并健者亦以沦没，眊眊华土，凄如荒原，黄神啸吟，种性放失，心声内曜，两不可期已。虽然，事多失于自臧，而一苇之投，望则大于俟他士之造巨筏，吾未绝大冀于方来，则斯论之所由作也。

聚今人之所张主，理而察之，假名之曰类，则其为类之大较二：一曰汝其为国民，一曰汝其为世界人。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，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。寻其立意，虽都无条贯主的，而皆灭人之自我，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，泯于大群，如掩诸色以晦黑，假不随駘，乃即以大群为鞭箠，攻击迫拶，俾之靡骋。往者迫于仇则呼群为之援助，苦于暴主则呼群为之拔除，今之见制于大群，孰有寄之同情与？故民中之有独夫，昉于今日，以独制众者古，而众或反离，以众虐独者今，而不许其抵拒，众昌言自由，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。人丧其我矣，谁则呼之兴起？顾喧嚣乃方昌狂而未有既也。二类所言，虽或若反，特其灭裂个性也大同。总计言议而举其大端，则甲之说曰，破迷信也，崇侵略也，尽义务也；乙之说曰，同文字也，弃祖国也，尚齐一也，非然者将不足生存于二十世纪。至所持为坚盾以自卫者，则有科学，有适用之事，有进化，有文明，其言尚矣，若不可以易。特于科学何物，适用何事，进化之状奈何；文明之谊何解，乃独函胡而不与之明言，甚或操利矛以自陷。嗟夫，根本且动摇矣，其柯叶又何佹焉。岂诚其随波弟靡，莫能自主，则姑从于唱喁以荧惑人；抑亦自知其小陋，时为饮啖计，不得不假此面具以钓名声于天下耶。名声得而腹腴矣，奈他人之见戕贼何！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，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。志士英雄，非不祥也，顾蒙幅面而不能白心，则神气恶浊，每感人而令之病。奥古斯丁也，托尔斯泰也，约翰卢骚也，伟哉其自忏之书，心声之洋溢者也。若其本无有物，徒附丽是宗，辄岸然曰善国善天下，则吾愿先闻其白心。使其羞白心于人前，则不若伏藏其论议，荡涤秽恶，俾众清明，容性解之竺生，以起人之内曜。如是而后，人生之意义庶几明，而个性亦不至沉沦于浊水乎。顾志士英雄不肯也，则惟解析其言，用晓其张主之非是而已矣。

破迷信者，于今为烈，不特时腾沸于士人之口，且哀然成巨帙矣。顾胥不先语人以正信；正信不立，又乌从比较而知其迷妄也。夫人在两间，若知识混沌，思虑简陋，斯无论已；倘其不安物质之生活，则自必有形上之需求。故吠陔之民，见夫凄风烈雨，黑云如盘，奔电时作，则以为因陔罗与敌斗，为之栗然生虔敬念。希伯来之民，大观天然，怀不思议，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，后之宗教，即以萌芽。虽中国志士谓之迷，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，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，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。人心必有所冯依，非信无以立，宗教之作，不可已矣。顾吾中国，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，敬天礼地，实与法式，发育张大，整然不紊。覆载为之首，而次及于万汇，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，无不据是为始基焉。效果所著，大莫可名，以是而不轻旧乡，以是而不生阶级；他若虽一卉木竹石，视之均函有神闾性灵，玄义在中，不同凡品，其所崇爱之溥溥，世未见有其匹也。顾民生多艰，是性日薄，洎夫今，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，与气禀未失之农人；求之于士大夫，戛戛乎难得矣。设有人，谓中国人之所崇拜者，不在无形而在实体，不在一宰而在百昌，斯其信崇，即为迷妄，则敢问无形一主，何以独为正神？宗教由来，本向上之民所自建，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，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。顾瞻百昌，审谛万物，若无不有灵觉妙义焉，此即诗歌也，即美妙也，今世冥通神闾之士之所归也，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；斥此谓之迷，则正信为物将奈何矣。盖浇季士夫，精神窒塞，惟肤薄之功利是尚，躯壳虽存，灵觉且失。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闾之事，天物罗列，不关其心，自惟为稻粱折腰；则执己律人，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，举丧师辱国之罪，悉以归之，造作遽言，必尽颠其隐依乃快。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，征之历史，正多无信仰之士人，而乡曲小民无与。伪

士当去，迷信可存，今日之急也。若夫自谓其言之尤光大者，则有奉科学为圭臬之辈，稍耳物质之说，即曰：“磷，元素之一也；不为鬼火。”略翻生理之书，即曰：“人体，细胞所合成也；安有灵魂？”知识未能周，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，解释万事。不思事理神阂变化，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，依此攻彼，不亦僭乎。夫欲以科学为宗教者，欧西则固有人矣，德之学者黑格尔，研究官品，终立一元之说，其于宗教，则谓当别立理性之神祠，以奉十九世纪三位一体之真者。三位云何？诚善美也。顾仍奉行仪式，俾人易知执着现世，而求精进。至尼佉氏，则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，掎击景教，别说超人。虽云据科学为根，而宗教与幻想之臭味不脱，则其张主，特为易信仰，而非灭信仰昭然矣。顾迄今兹，犹不昌大。盖以科学所底，不极精深，揭是以招众生，聆之者则未能满志；惟首唱之士，其思虑学术志行，大都博大渊邃，勇猛坚贞，纵连时人不惧，才士也夫！观于此，则惟酒食是仪，他无执持，而妄欲夺人之崇信者，虽有元素细胞，为之甲冑，顾其违妄而无当于事理，已可弗繁言而解矣。吾不知耳其论者，何尚顶礼而赞颂之也。虽然，前此所陈，则犹其上尔；更数污下，乃有以毁伽兰为专务者。国民既觉，学事当兴，而志士多贫穷，富人则往往吝嗇，救国不可缓，计惟有占祠庙以教子弟；于是先破迷信，次乃毁击像偶，自为其首，聘一教师，使总一切，而学校立。夫佛教崇高，凡有识者所同可，何怨于震旦，而汲汲灭其法。若谓无功于民，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；欲与挽救，方昌大之不暇，胡毁裂也。况学校之在中国，乃何状乎？教师常寡学，虽西学之肤浅者不愆，徒作新态，用惑乱人。讲古史则有黄帝之伐某尤，国字且不周识矣；言地理则云地球常破，顾亦可以修复，大地实体与地球模型且不能判矣。学生得此，则以增骄，自命中国桢干，未治一

事，而兀傲过于开国元老；顾志操特卑下，所希仅在科名，赖以立将来之中国，岌岌哉！迩来桑门虽衰退，然校诸学生，其清净远矣。若在南方，乃更有一意于禁止赛会之志士。农人耕稼，岁几无休时，递得余闲，则有报赛，举酒自劳，洁牲酬神，精神体质，两愉悦也。号志士者起，乃谓乡人事此，足以丧财费时，奔走号呼，力施遏止，而钩其财帛为公用。嗟夫，自未破迷信以来，生财之道，固未有捷于此者矣。夫使人元气黷浊，性如沉湎，或灵明已亏，沦溺嗜欲，斯已耳；倘其朴素之民，厥心纯白，则劳作终岁，必求一扬其精神。故农则年答大戮于天，自亦蒙麻而大酺，稍息心体，备更服劳。今并此而止之，是使学軛下之牛马也，人不能堪，必别有所以发泄者矣。况乎自慰之事，他人不当犯干，诗人朗咏以写心，虽暴主不相犯也；舞人屈申以舒体，虽暴主不相犯也；农人之慰，而志士犯之，则志士之祸，烈于暴主远矣。乱之上也，治之下也，至于细流，乃尚万别。举其大略，首有嘲神话者，总希腊埃及印度，咸与诽笑，谓足作解颐之具。夫神话之作，本于古民，睹天物之奇觚，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，想出古异，淑诡可观，虽信之失当，而嘲之则大惑也。太古之民，神思如是，为后人者，当若何惊异瑰大之；矧欧西艺文，多蒙其泽，思想艺术，赖是而庄严美妙者，不知几何。倘欲究西国人文，治此则其首事，盖不知神话，即莫由解其艺文，暗艺文者，于内部文明何获焉。若谓埃及以迷信亡，举彼上古文明，胥加呵斥，则竖子之见，古今之别，且不能知者，虽一晒可靳之矣。复次乃有借口科学，怀疑于中国古然之神龙者，按其由来，实在拾外人之余唾。彼徒除利力而外，无蕴于中，见中国式微，则虽一石一华，亦加轻薄，于是吹索抉剔，以动物学之定理，断神龙为必无。夫龙之为物，本吾古民神思所创造，例以动物学，则既自白其愚矣，而华土同人，贩此又何为者？抑国民

有是，非特无足愧恶已也，神思美富，益可自扬。古则有印度希腊，近之则东欧与北欧诸邦，神话古传以至神物重言之丰，他国莫与并，而民性亦瑰奇渊雅，甲天下焉，吾未见其为世诟病也。惟不能自造神话神物，而贩诸殊方，则念古民神思之穷，有足媿尔。嗟乎，龙为国徽，而加之谤，旧物将不存于世矣！顾俄罗斯积首之鹰，英吉利人立之兽，独不蒙垢者，则以国势异也。科学为之被，利力实其心，若尔人者，其可与庄语乎，直唾之耳。且今者更将创天下古今未闻之事，定宗教以强中国人之信奉矣，心夺于人，信不繇己，然此破迷信之志士，则正敕定正信教宗之健仆哉。

崇侵略者类有机，兽性其上也，最有奴子性，中国志士何隶乎？夫古民惟群，后乃成国，分画疆界，生长于斯，使其用天之宜，食地之利，借自力以善生事，辑睦而不相攻，此盖至善，亦非不能也。人类顾由昉，乃在微生，自虫蛆虎豹猿狖以至今日，古性伏中，时复显露，于是有嗜杀戮侵略之事，夺土地子女玉帛以厌野心；而问恤人言，则造作诸美名以自盖，历时既久，人人者深，众遂渐不知所由来，性偕习而俱变，虽哲人硕士，染秽恶焉。如俄罗斯什赫诸邦，夙有一切斯拉夫主义，居高位者，抱而动定，惟不溥及农人间，顾思士诗人，则熏染于心，虽瑰意鸿思不能涤。其所谓爱国，大都不以艺文思理，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，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，获地杀人之众多，喋喋为宗国晖光。至于近世，则知别有天识在人，虎狼之行，非其首事，而此风为稍杀。特在下士，未能脱也，有识者忧之，于是恶兵如蛇蝎，而大呼平和于人间，其声亦震心曲，预言者托尔斯泰其一也。其言谓人生之至可贵者，莫如自食力而生活，侵掠攻夺，足为大禁，下民无不乐平和，而在上者乃爱喋血，驱之出战，丧人民元，于是家室不完，无庇者遍全国，民失其所，政家之罪也。何以药之？莫